

## 中國大事記補遺

### 浙路總理湯壽潛革職後續聞

浙江諮議局當未開會之前。即因浙江鐵路總理湯壽潛奉 諭革職不許干預路事之故。呈請浙江巡撫許令特開臨時會。巡撫增韞堅不允。至九月初三日開正式會議時。議員張傳保請變更議事日程。首先提議路事。全體皆贊成。立將陳請書送呈巡撫及司道。及審查委員。請巡撫迅速代奏。並即日停議待 旨。茲將諮議局陳請書。及增巡撫批詞。照錄於下。

爲呈請代奏事。伏讀宣統二年七月十九日 上諭。(諭旨已恭錄前報) 竊惟商辦之鐵路公司。不外爲商律公司律中股分公司之一種。苟無特別法之規定。其對於公司律所揭之明文。不惟有遵守之義務。且有適用之權利。依公司律第七十七條。公司總辦或總司理人司事人等。均由董事局選派。如有不勝任及舞弊者。亦由董事局開除。是公同總理之選派與開除。皆屬董事局確定之權利。而於此規定未廢止或變更以前。絕對有其效力。在董事局固不得自爲放棄。即監督者。亦非能越法定之範圍。而妄加干涉。蓋現行之法律。最爲神聖。不論治者與被治者。悉當受其拘束者也。然被治者而不守法。治者尙得加制限以爲救濟。若治者自不守法。復不容被治者之請求。必至失法之信用。無由責被治者以適從。而陷於徒法之悲觀。故在立憲國之國民。對於政府法律問題之出入。必爲據理之爭。不敢稍事姑息。我國立憲。方在預備之期。而保障商辦之鐵路公司。僅僅恃此百數十條之公司律。尤宜其相信守。以冀實行之效。不宜將順遂非。自陷違法之嫌者也。浙路總理湯壽潛之選任。本於公司律第七十七條之規定。其在路言路。

乃以浙路總理之資格。代表浙路股東之意思。不為該條開除之原因。今 朝廷不察。加以嚴譴。雖黜陟之作用。屬於君主之大權。斷非臣民所敢推測。第因言事革職。而并不准其干預路事。在表面為對於個人革職附加之處罰。而從根本上以論。則董事局所享有確定之權利。未免因此受無形之剝奪。夫得享用此公司律之規定。不獨浙省之路公司。而獨使浙省不見其效用。故 嚴詔之下。萬衆惶惶。始也代表股東之董事局。徑以電請。請而不獲。衆股東繼之。求撫臣之代表。今代表又被斥矣。而其間之董事股東。與一般渴望實行立憲之士商。又復奔走呼號。終不肯曲徇。朝廷不准干預路事之成命者。非不法之反抗也。為法理上正當之爭執。期回復法律所定之權利。徵之歐米日本諸國。其政府最重人民之請願。以立法及行政之事項。就當局者之所措施。或不能預見其缺漏。多藉請願以為救正。前次之電爭代表。不外為立憲國民應有之行動。若終塞其請願之途。何以副憲政公諸輿論之實。且也。浙路集資千萬。實為浙省實業之冠。若公司律不足為保障。使商民灰心於他種實業之經營。恐非實業前途之福。又法律所付與之權利。得以命令為剝奪。而他之各種民選機關。鑒於選舉被選舉之不確定。或相率而出於觀望之一途。尤非立憲大局之幸。伏讀 欽定憲法大綱有云。有發命令及使發命令之權。惟已定之法律。非交議院協贊。奏請 欽定時。不以命令更改廢止。又云。臣民有遵守國家法律之義務。一方勉臣民以遵守。一方以命令為變更。是欲使浙民遵守義務耶。抑欲浙民曲從變更法律之命令耶。二者當示其一途。若使負遵守之義務。則當俯從浙民之請。收回不准干預路事之成命。以保法律之尊嚴。若使曲從變更法律之命令。則隱示浙民不必負遵守之義務。而此憲法大綱未號之所定。將等諸空文。於此後頒行之法律。亦悉無奉行之效果。恐 朝廷為立憲計。不至竟出於此者也。無法無以立國。浙民之為國家守法。正浙民之愛國。故今日與其阿順以失立憲國民之資格。甯死守以受 朝廷不測之斥責也。事關本

省權利存廢事件。應在諮議局權限之內。懇乞撫部院採取輿論。據情代奏。不勝迫切待命之至。爲此呈請撫部院。迅賜察核施行。須至呈者。

撫批 察核呈請各節。有礙難代奏之理由。不能不爲諮議局剴切說明。查前次浙路公司及浙路股東會呈請代奏。引據公司律。與此次呈請之詞意相同。前次既奉 嚴旨。自不能再三瀆請。一也。郵傳部近於本年八月二十一日。奏明鐵路公司與普通公司情形不同。摺內并聲稱路政關係國權。何得妄爲比附。奉 旨依議。自不能再加指駁。二也。公司律關係全國法律。非本省權利存廢事件。意義歧異。不能代奏。三也。

江蘇諮議局亦以郵傳部前奏申明商律。謂鐵路公司與普通公司情形不同等語。恐有窒礙。業經決議呈請督撫奏咨更正。文云。查近日郵傳部奏鐵路公司與普通公司情形不同一片。大致謂鐵路在各國。屬於國有者居多。吾國幅員遼闊。亟謀實業。特許設立公司商辦等語。既設公司。既定商辦。而 欽定大清商律。又係專爲公司而訂定之。各省發起商辦之鐵路公司。人民入股者。皆視公司律文爲根據。大部即欲特訂路律。別資遵守。亦當別有辦法。使根據前日之商律者。進退得以自由。不令組織在前之股東。強逼頒布在後之路律。蓋保全法律之效力。乃可以定民心。保全商律之效力。乃可以興實業。朝令暮更。則信用掃地。商民何所恃而蘇息於國權之下。況路律並未頒行。祇因浙江一路之爭執。不惜弁髦。欽定之商律以應付之。似非政體所宜。且使商民對於 欽定之商律。應否視爲鐵據。以自保障。尤覺無所適從。商業之全局。岌岌可危。所關非細。本局以本省方謀提倡實業。又自有一商辦之鐵路公司。衆情所迫。本局不敢墮於上聞。爲此呈請迅予分別奏咨。更正郵傳部前奏。申明商律。以定人心。云云。

浙江鐵路公司股東復於九月十四日。在上海開股東大會。當日議定郵部不應以命令變更法律。決計公舉代表六

人進京力爭。又議定認劉盛兩副理爲主持浙路之人。不允其推辭。茲將呈郵傳部文錄下。爲呈明開會決議情形。并公舉代表赴京請願事。本年八月十四日。承准大部元電內開。本日准樞交奉。旨增韞電奏悉。湯壽潛業經降旨革職。不准干預路事。該撫復妄爲比例。率請在路自効。殊屬不合。增韞著傳旨申飭。該省人民如有聚衆紛擾情事。應由該撫妥爲開導。並行禁止。倘或滋生事端。定惟該撫是問。欽此。特電聞等因。八月二十八日。又奉鈞照內開。八月二十一日軍機處交欽奉。諭旨。郵傳部奏聲明鐵路公司與普通公司情形不同。請飭各督撫遵照歷次奏案辦理一片。著依議欽此。欽遵到部。相應恭錄。諭旨。黏抄原奏。照會公司欽遵。查照辦理可也。等因。承准此。敝公司以事關重大。當經召集股東。於九月十四日續開臨時會議。旋據股東等聲稱。浙路商股商辦。公司章程第一條。開宗明義。卽奉。欽定大清商律爲依據。蒙前商部核准施行在案。此次因湯壽潛革職。並不准干預路事之故。顯懇轉圜。亦爲尊重商律起見。乃。朝廷既奪我進退總理之權。大部復申以援用商律之禁。股東等創鉅痛深。推原禍始。以爲湯壽潛之被譴。固由於劾盛宣懷。而實根於爭廢存款章程。查是項章程。於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初四日。經大部奏奉。旨覽。其第四條內載此項存款。多不過一千萬兩。少不過七百五十萬兩。第二期於十二月內。一律撥清。如有事故。可展至十八個月。至遲不得過二十四個月。倘到期不能撥付。或撥付不全者。此項存款章程。卽日作廢等語。計自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初四日奏定之日起。連閏計算。扣至本年正月初四日。則爲二十四個月。而大部前後所撥存款止一百八十萬兩。浙得三分之一。爲一百二十萬兩。已符章程撥付不全卽日作廢之文。迭據股東等。援據章程。責令公司。呈請作廢。迨本年五月十三日股東年會。全體要求湯壽潛代表股東。尅日北行。將上項問題。與大部解決。甫及登程。遂奉七月十九日之。旨。股東等私用扼腕。猶以商律未改。天怒可回。故八月初十日。有呈懇浙撫

奏請收回成命之舉。既不獲命。至數年來核准援用之商律而奪之。引繩而批其根。使全國商路惘然喪其所守。是股東以爭廢存款章程故而累湯壽潛。且以累各省之商辦鐵路公司。罪莫大焉。疚莫深焉。今距存款章程奏定之期。且三十個月矣。大部即不難以命令變法律。而奏定章程撥付存款之限。殆不可更。股東即不得援法律為保障。而部示遵照奏案辦理之文。自當共守。是無論收回成命之行與不行。鐵路公司與普通公司情形之異與不異。此項存款章程之逾期。奏案所關。亟宜解決。現在湯壽潛已違不准干預路事之旨。脫卸代表之責。特由股東等。另舉在籍翰林院侍講學士朱福詵。分部郎中孫詒洛。在籍農工商部主事王錫榮。前廣西候補知府樓守愚。前雲南候補直隸州知州沈宗傳。揀選知縣祝震等六人。為全體股東代表。環叩大部面陳衷曲各等情。敝公司處於股東機關之地位。未便壅於上聞。所有開會決議公舉代表。赴京請願各緣由。理合備文咨呈。伏乞大部俯加憫諒。准予訓示施行。實為德便。須至咨呈者。

### 江蘇蘇松太道蔡乃煌革職餘聞

江蘇蘇松太道蔡乃煌。被度支部奏劾革職。其原奏已全載前期大事記中。茲續將蔡道與度支部來往電文。補錄於下。以志此事之原委。

蔡道上度支部電。度支部堂憲鈞鑒。前月因洋款踴躍。奉飭大清銀行撥借五十萬。仍以不敷接濟。共借至一百餘萬。該行已陸續索還。並照繳息款。茲查洋款項下。雖實存約二百餘萬。均係放存各莊號。適值西九月底各銀行結帳收銀之期。銀根緊迫。萬難遽行提取。牽動市面。而本月二十七日。應付西九月賠款。約一百九十萬。斷不敷解。務懇迅予撥借二百萬。俾救危急。仍由職道衙門認息。陸續收款歸償。倘此次無銀應付。外人必有枝節。貽誤不堪設想。職道